

恨海孽

著

山

巴



刊社

年青

藝文

場 八 · 景 三 · 幕 五

悲
喜
劇

孽

海

恨

巴
山
著

行 印 社 年 青 藝 文

劇中人物（以出場先後爲序）

第一幕至第四幕

男

徐之祥（大學畢業生，二十四歲）

魏覺初（祥之表弟，教師，二十二歲）

顧明達（祥之篤友，律師，二十八歲）

徐耀祖（祥之父親，聞人，四十六歲）

阿榮（徐宅僕人，四十二三歲）

應道南（徐之狎友，流氓，四十九歲）

王醫生（四十歲光景）

青年一人

女

魏氏（徐之妻，四十四歲）

阿香（徐宅婢女，十八歲）

羅憶菊（祥之新戀人，十九歲）

周慧珠（祥之舊情人，廿一歲）

陶氏（憶菊之母，五十一歲）

嬰孩一個

第五幕 十八年之後

男

徐之祥

魏覺初

周新民（周慧珠的大姪兒，二十歲）

女

阿香

史秋影（即曼娜，憶菊之女，十八歲）

時間：民國十七年至民國三十五年

地點：上海

第一幕（序幕）徐宅的客堂間

這是一間中式客堂，但一切的擺設卻什九都是西式的。左壁有四扇玻璃長窗門；窗門外面是一個天井，所以上面的一小半是藍色的天幕，下面的一大半是灰白色的牆壁；同時這天井的一邊是直達門房間的。臺裏區的左偶，隱約地有一隻可以直上樓上寢室的扶梯；偏右的中間有一個美人洞；洞外是一座花園的佈景。右邊的臺角口有一個直通廚房的出入處。

半晌，徐之祥啣着香煙，手裏握着一份報紙從外面進來，他憤憤地將報紙向桌子上擲去。

祥 怎麼？一個人也沒有？

（婢女阿香捧着食盤從扶梯上下來）

香 少爺，你剛回來嗎？

祥 嚟！（拚命地抽烟）太太的病，好了一點兒嗎？

香 好像是好了一點兒啦！（停）少爺，你吃過午飯沒有？

祥 已經在外面吃過啦。（預備上樓）

香 少爺，你別上去，太太吃了小半碗稀飯現在剛睡着，

祥 唔，（止步）那末老爺回來了沒有？

香 沒有，剛纔太太也等着老爺回來，要跟老爺說話呢。

祥 唔，（停）阿香，你告訴我，太太有沒有知道今兒個報紙上的事情？

香 好像是已經知道了一點兒啦！

祥 噢！（阿香向右臺角口的廚房中下）

（徐之祥丟去了烟蒂頭，在室內踱來踱去；接着，他看了看手錶，就不耐煩地撥起電話機來）

祥 （對電話）喂！你們是顧明達律師事務所嗎？……我姓徐……噢，他走啦……嗨，你

知道他走出多久啦？……噢，大概有半個鐘頭啦！……那好，那好！（將電話攔斷）

（電話機上的鈴聲立刻響起來）

祥（對電話）喂……你打錯啦！這兒不是殯儀館，是徐公館！（用力攔斷電話）倒霉！

（他剛剛在靠椅上坐定，電話鈴聲又響起來）

祥（對電話）喂……這兒是徐公館……我嗎？我是之祥……噢，原來是表弟……唔，

報紙上的事情，你也看到了嗎？……什麼？你要我媽聽電話……嗨……嗨……你不知

道媽這幾天病得很厲害嗎？……現在？現在她剛睡着，不能聽電話……喂！你有什麼事

情跟我說也是一樣的啊……你說什麼……唔……唔……其實這事情，我也不放

在心上，嗨，今兒個上午，青年勵志社的演講，究竟講得好嗎？……噢……噢……好的，

再見（攔斷電話）

（阿榮拿着一張名片，自外面上）

榮（把名片交給之祥）少爺，有客！

祥 (看名片) 喔，他來啦！(向榮) 請他進來！
榮 是。(下)

(接着阿榮領顧明達上，阿榮即向廚房下)

祥 (與顧握手) 喔，老顧，五分鐘以前我還打過一個電話給你，知道你已經走出半個鐘頭啦。

顧 噢！(停) 之祥，今兒個上午你在電話裏告訴我的事情是真的嗎？

祥 嘻，你當律師的，連報紙都不看的嗎？

顧 怎麼可以不看，張張報紙都看過。

祥 (把桌上的報紙交給顧) 那末你看這份新聞報，第一張……

顧 新聞報第一張？這張報我找來找去找不着，底下人告訴我，已經給我的太太拿去包東西了，所以我的確還沒有看過。

祥 可是這件事情祇登在新聞報第一張上。(指給他看) 你瞧！

顧 唔，（讀報）費福康律師代表徐耀祖與逆子徐之祥脫離父子關係啓事：茲據當事人委稱，逆子之祥品行不端，屢戒不悛，輒以本人名義，向各親友借貸，得款則揮霍無餘，長此以往，不勝贅累，故自中華民國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起，宣告脫離父子關係，嗣後之祥對外一切債務，概與本人無涉等語，特此前來委稱，合代登報聲明如上。（將報紙放在桌上）真想不到你父親的手段，竟會如此毒辣？

（阿榮送上兩杯茶上，即向外面下）

祥 現在你總明白了吧？（從西裝袋內摸出一盒香烟來）抽烟（各人抽烟）我說這又是應道南搗的鬼，一定是這個可惡的傢伙。

顧 應道南是怎麼樣的一個人？

祥 他是老不死的鬼頭軍師，簡直是一條走狗！

（阿香從右邊臺角口上，立刻向扶梯上走上樓去）

顧 （半晌）他跟你有什麼仇恨沒有？

祥（停）怎麼沒有有一天我在賭場裏耍錢，他也在那兒，後來他的錢都要光啦！可是我是贏的。於是他就開口向我索一百塊錢，因為我知道他的脾氣很壞，借了人家的錢，從來也不想還的，當時我就乾脆地拒絕了他，因此他就用流氓口氣，神氣活現地向我說：少爺，我跟你借錢是瞧得起你，記着，總有一天你這小子會知道我應大爺的厲害！

顧 嗯，這個人的確很有嫌疑，趕明兒先讓我寫一封警告信給他。

祥 很好！（停）老顧，現在我想委任你做我的法律顧問，全權代表好嗎？

顧 唔，（故意教訓地）之祥，你自己究竟太會胡鬧啦！否則，我想尊大人也決不會聽信旁人的說話，而跟你決裂到這步田地吧？

祥（躁急地）人家正在急得要命的時候，你倒同情老不死，反而教訓起我來啦！我不是跟你說過，老不死也不是一個好人，有人說他的出身也是一個窮光蛋，因為他曾經吞沒了人家的一份家產，纔有今兒個這樣的地位。

顧 這我知道，就是現在，誰不知道徐耀祖是一個一毛不拔的刮皮鬼？同時我還知道你

們父子之間的感情，向來是彼此非常冷淡的，尤其是最近這幾年來，你們差不多跟仇人一樣，簡直已經不是父子啦！

祥 你既然知道得這麼詳細，幹嗎又要來挖苦我？

顧 （不覺好笑起來）那末我該向你道歉嘍！

祥 別開玩笑了吧！如果你是我夠朋友的，就應該馬上替我想辦法對付他。

顧 （故意作難）可是你得放明白點兒！這是你們自個兒的家務事情！俗語說得好：

「清官難斷家務事！」

祥 我懇求你別再作難你的好朋友了吧！你應該義不容辭地幫我的忙纔是。

顧 （拍着他的肩膀安慰地）你幹嗎這樣着急啊！你的事情還不就是我的事情嗎？

儘管放心！你既然已經委任我做你的法律顧問全權代表，那末這事情就包在我的身

上，一定給你辦得很滿意！可是你打算怎麼樣謝我？

祥 不管老不死能夠拿出多少錢來，百分之二十歸你好嗎？

顧 (笑顏遂開) 真的麼?

祥 大丈夫一言爲定, 孫子忘八蛋會騙你!

顧 很好, 很好, 那末待會兒你最好先在你母親哪兒探探你那個老混蛋的口氣看; 我呢,

想現在馬上就到費律師哪兒去跑一趟。

祥 不, 媽有病, 她剛睡着, 我不能跟她說話。

顧 可是我要走啦!

祥 那末我們一塊兒走吧! 我也想出去一趟。

顧 好! 我們一塊兒走。(與之祥俱下)

(舞臺上冷場了半晌, 阿榮伺候着徐耀祖上。他把手杖和呢帽交給阿榮, 阿榮就替他掛在衣架上。接着他從身邊取出吸剩的大半支雪茄烟啣到口中, 於是阿榮連忙給他劃着洋火)

徐 (指着桌上的報紙) 阿榮, 這份新聞紙是誰買的?

榮 大概是剛纔少爺從外面帶來的吧？

徐 什麼？他已經來過阿榮，你想太太會不會知道？

榮 我想沒有人告訴她，她總不會知道的吧？

徐 可是我知道這畜生決不會不告訴她的。真可惡！阿榮，現在我要叮囑你，以後無論什麼時候，不准在我面前提起少爺兩個字來！

榮 是，老爺！

徐 假如他從前門跑進來，你就給我從前門攆出去；假如他從後門跑進來，你就給我從後門攆出去！聽見了沒有？

榮 是，老爺！

（應道南上，阿榮向右臺角口下）

徐 （站起身來歡迎他）應兄，你來得正好！請坐！（坐下）

應 （坐下）報紙上的文句做得好不好？

徐 很好，很好，應兄介紹我的律師，還會不好嗎？

（阿榮送上兩杯茶上，即向外面下）

應 徐先生，這事情你將來不會後悔吧？

徐 哈，我會後悔？

應 然而我倒有點兒替你後悔啦！我覺得我自己實在不應該貢獻你這一個意見，以致喪失了你們父子之間的天倫之樂。

徐 嘿！天倫之樂？我跟這個畜生本來就談不上天倫之樂。

應 可是令郎終久是一個大學生，他將來也許會在社會上創造出一番大事業來，那時候徐先生不是就要悔不當初而抱怨我多事了嗎？

徐 應兄，我徐耀祖可生平沒有後悔過，所以將來我是決不會抱怨你的；況且這個畜生也不是那樣的人！同時我更想得通，一個人活在世界上，所爲何來？還不是幾個錢嗎？

應 錢，固然是世界上最寶貴的東西，但是古人云：「不孝有三，無後爲大。」那末兒子不

是也很需要的嗎？

徐 可是在我的腦筋裏，從來也不知道我是有兒子的。兒子是什麼東西？唱書先生曾經說過：兒子是一個人的點綴品，如同眉毛一樣，祇不過生在哪裏好看好看而已。

應 徐先生，你聽的是那幾位唱書先生？

徐 這倒想不起來啦，因為我已經長久沒有上書場裏去啦。

應 那末汕頭路老七哪兒近來你還走動走動嗎？

徐 唉！別再提起她啦！窰子裏的姑娘終久是窰子裏的姑娘！

應 像徐先生這樣的人物，難道老七也要放你的生麼？

徐 可不是嘛？你是知道的，我在她的身上用去的錢，可真不少哇！哪兒知道上個月她竟瞞着我，偷偷地嫁了人，你說，我氣不氣？

應 這種事情在花柳場中，原是老生常談，不足爲奇的。（笑嘻嘻地）我想徐先生近來一定是又有另有所歡的地方吧？

徐 沒有的事，沒有的事，那一定是謠言！最好還是請你替我——

應 要我替你介紹一位年輕漂亮的姑娘是不是？

徐 （微笑）你真聰明！

應 可是這媒人非常難做：第一尊夫人爲人太厲害；第二徐先生的年齡似乎太大了一點；第三就是攸關徐先生的名譽。

徐 一二兩項我可以承認，至於最後的一項，我可不能承認啦！我從來也沒聽見過娶個把小老婆，也會影響到名譽上去的。

應 話雖然這麼說，可是你徐先生卻至少跟一般人不同，那因爲你平時的名譽實在太好啦！人人都知道你是一位規規矩矩的實業家，閩北南市都有你一手所創辦的工廠；並且人人都知道你平時祇喜歡上書場去聽聽書；就是有時候難得在窩子裏走動走動，也是爲了商業上的應酬。所以你徐先生的名譽在一般人的心目中，可以說一向是全上海的聞人中間，最清高最正直的君子哩！

徐 不敢，不敢，你太誇獎啦！

應 因為徐先生過去的名譽實在太好囉！所以一旦娶了姨太太，一定會轟動全上海的，因此那時候一定有人說你的壞話，譬如說像徐耀祖這樣的人物會娶小老婆，他過去的風流穢史也一定是很多很多啦！於是一般喜歡多事的小報上，你也無風起浪地罵徐耀祖，我也添油加醬地罵徐耀祖，甚至於——

徐 喔，你別說下去啦！多麼可怕啊！

應 所以我說最後的一項，應該格外地考慮一下纔是。

徐 唔（遲遲地）難道這三個問題都沒有補救的辦法麼？

應 補救的辦法，當然也是有的。

徐 那倒又要請教應兄啦！

應 請教不敢當，還是說仍舊讓我來貢獻你的意見吧！關於第一項，你應該瞞着你夫人另築香巢；要不然，那非一直等到你夫人死了之後不可。